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麥斯俾

(五)

盧特維喜著
伍光建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麥 斯 俾

(五)

著 喜維特盧

譯 建 光 伍

著 名 界 世 譯 漢

第八章

當一八六五年間，普魯斯人俾斯麥變作一個日耳曼人。

我並不是說他現在或從前不曾想過要在聯邦會裏頭打倒奧大利。在這件事裏頭，怨恨與自炫也是強過愛秩序。使普魯斯處與奧大利地位，征服他的勁敵——這都是他性分中的元素的衝動，不是『日耳曼觀念』。日耳曼已經變作自由黨的一種宗教，當他們從前否認俾斯麥相信他們的宗教，原是不錯的。那時候他已經覺得同來因河人與巴威人都不是同類，不過同維也納人與薩爾斯堡 (Salzburgers) 人一樣。他為什麼要費事類分邊界外的日耳曼人？今日，與十年前，他寫信給格爾拉克時候一樣，設使他的普通政策要開槍打倒這些人，他還是要開槍的。再過幾個月，他將毫不霧氣眼看着千萬個薩森人，厄斯人，漢諾威人爲他之戰而死在戰場。陣亡的都是外國人，只有普魯斯是他的祖國，是他的桑梓之邦。

日耳曼國的歷史會把愛國主義形相造成是日耳曼人所特有的，其在俾斯麥，其寬廣之處更可以注意，過於狹隘之處，俾斯麥晚年曾說過，日耳曼人効忠於其父母之邦的君主，最多不過是愛一隅之地。所以俾斯麥的大部分愛情是給波美拉尼亞。普魯斯，是數次偶然征服之地，那時候是一窄條，這樣的建築太過廣大，太過不合邏輯，不能激發國家感情。科倫（Cologne）與默麥爾（Mennel）是無同族感情的。俾斯麥卻決意愛普魯斯，不論地形是什麼樣，這是很罕見的；他的理由是以王室的諸多征服爲一宗斷言，看種族問題爲無關重要，他是普魯斯王的臣僕，是勃蘭登堡的武士，他只顧慮普魯斯之擴充；他寧願如同數百年前一樣，征服日耳曼諸侯，以開拓普魯斯，不願費事解決日耳曼族的聯邦會的諸多問題。他要當「盟主」，惟有不得已而當「同列」。這是他的血的邏輯！許多理想雖是自然的，但是他的不善的睿智，他的很深的歷史知識，他關於實在的明白見解，都打倒這許多理想。他眼光只注在能够辦到的，不顧不過是可欲的，決定要打倒奧大利以保惟他的普魯斯作日耳曼的領袖。他誠然要加幾省地方於普魯斯幅員之內，但是他不復以征服爲目的。

他發生一種新奢望。喬特爾是一個可靠的見證，十年前俾斯麥曾對他說道：「我的惟一注意，

是在普魯斯的君位，『現在記載俾斯麥所說的話：『我的最大奢望是要把日耳曼人打成一片，造成一國！』十年前，當作黨員的俾斯麥變作一個外交家的時候，擺脫了多少他的反動派的成見，起首計算大小而不顧道德，現在他從一個普魯斯宰相變作一個日耳曼政治家，他起首以日耳曼土地着想。他有一種天生的特別性情，只想王室而不想種族。現在與將來他都不能擺脫這樣的草昧見解。所以俾斯麥不過是當代的最偉大政治家；所以他絕不能變作一個前知者。

正在這個當口，俾斯麥很高興與奧大利的地位爲難。奧大利見得管理一個遠省好斯敦，很有許多爲難，如同管理殖民地一樣。他很願賣好斯敦與普魯斯，賈威尼斯與拿破崙，要價四百萬義大利銀幣。她既不敢出賣兩處，她任由奧加斯丁堡公爵再起首在好斯敦搗亂，這就違犯加斯泰因條約，這個條約給普魯斯在兩個公爵國內有發言權。現在俾斯麥能够指給他的君主看，普魯斯的諸多權利，被人侵犯啦；現在他能够催促腓特烈威廉向前。他很坦白的說出他的計策。他對法國大使員內得提（Benedetti）說：『君主的性格是這樣的，倘若我勸他要求一種權利，我必要證明給他看，別人正在也爭這樣權利。毋論什麼人膽敢限制他的法權，他可以成造強硬決斷的。』他送了一件

表示不滿意的正式公文到維也納。回文是一件很生氣的答復。一八六六年二月間在柏林開參政會議。普魯斯王很堅決的說道：「我們不敢挑戰，但是我們必不畏縮不戰。」全數的閣員一致，只有太子持異議。君主說：「兩個公爵國是值得大戰的。我們必要磋商與等候。我要和平，但若必要出於一戰，我決計一戰，因為我當這一戰是公道之戰，我現在求上帝指示我正路。」十八個月之前，他在奧勃隆。上帝令他看得明白他在這兩個公爵國內並無權利；今日只以他而論，日耳曼聯邦會與奧大利的諸多權利都已變作既往的事啦。

俾斯麥的盼望振興啦。他同太子駁辯了一番，辯得「很激烈」。同那天晚上，他口說給他一個秘書寫之後，他坐在窗口，對喬特爾說道：「曼斯多甫若折回於舊政策：我們必得在他面前賣弄一點黑——紅——金。什列斯威問題與日耳曼問題是很糾葛在一團的，我們必要同時解決，不幸而出於一戰，也是要這樣辦的。一個日耳曼議院就會約束住其餘的中等邦與小邦。」停了一會子之後，又說道：「若偶然有個阿菲阿爾提（Epialtes）這個偉大的日耳曼舉動，會打倒他與他的主人翁！」隨後「他趕快站起來走出去了。」俾斯麥就是這樣打定主意。他慢慢的，一部分一部分的

想出主意來；隨後一件歷史的同類的事，忽然跳入他心裏，從已往跳入現在；他以此打倒他的諸多對頭；隨即跳起來，發表深藏於他心裏的決定。

戰事將近的時候，他實行他的決定。狄克提陀制現在變作束縛得更緊啦。只要代表們還能够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，國人是不會成熟到重大決定的。所以公家檢察官必要控告自由黨，告他們濫用自由言論之權，派兩個可靠的副裁判員辦理這件事。議會狂怒：「你可以用普魯斯國的全數寶星頒給你的裁判官們。你的寶星不能遮蓋他們所施於他們自己的體面的傷痕，不能遮蓋這許多傷痕不令並世的人或後世的人看見咳！他們還傷了祖國的體面……這樣的舉動激動悲觀的心境，這是危及國家的。即使是很安靜的人也起首想將來只能够是報讎時代！」這是土威斯丁在演說臺上大聲疾呼所說的話，他是被控告者之一。他最後兩句話，當宣戰的早一天，直指革命。

俾斯麥答：「若是這樣我們就該使議院變作一個上控的法庭，比至高的法庭還要高啦。若是這樣，我們就該給議員們以高過其他公民的特別利益啦，這樣的特別利益，就是最善想像的永刻，也絕不會夢想到給他的階級的同寅們的，設使你可以隨嘴亂說，凡是議員都可以說極粗俗的羞

辱人的話，與誣蔑人的話啦！』這樣的衝突變作不能解決；但是惟有這樣的一種衝突能使君主願作宰相的後盾。於是解散了議會，俾斯麥對於時局很滿意。

第二步是要拿得住法蘭西與義大利。當日拿破崙曾與威廉面約當環境危急時候，請普王寫信給他，普王現在必要寫這封信啦。大使將把一切情形告訴拿破崙；時機是到啦。哥爾支對皇帝說道：『我們不獨想要兩個公爵國。我們所要的是在普魯斯領袖之下而成立的在日耳曼統一。』皇帝答應守中立。但是他疑及普魯斯的再進行的政策，他卻聲明，普魯斯若再進行展拓，他對於來因河土地將有所要求。俾斯麥很謹慎的辦交涉。他特別相信巴利士洛特（Bleichröder）。就派他往巴黎。巴利士洛特把俾斯麥的期望告訴洛特細爾特（Rothschild）由他轉交皇帝。俾斯麥就是這樣用私交辦公事，甚至於用猶太人。不久之後，退耳（Thiers）在議院說北日耳曼統一不日將成爲事實，要維持法蘭西的勢力，必要維持日耳曼之分離，各方面聽了都喝采。拿破崙聽了恐慌。從此以後他很盤算奧大利失了什列斯威，是否不該取償於西里西亞，不然的話，普魯斯變作太強大了。一個內閣去，一個內閣來，一個議院去，一個議院來，都在那演新劃國界的把戲。密碼的公文來往得很

密，都是關於戰後列強想發表的種種要求，很許這場戰事永遠不會發生。

正在這個當口，有一位義大利軍長出現於柏林，俾斯麥以爲利於使與佛羅稜薩磋商密約這件事洩漏於維也納，奧國就可以送一件鋒利的抗議來。他要激動君主動手，這是一件很有用的事。他既有這種目的，他就祕密告訴胡蘭吉（Wrangel）這個人最喜歡立刻把祕密四處告訴人。俾斯麥對義大利軍長說道：「我希望我能够勸君主答應宣戰，但是我不能答應我準辦得到。」在柏林的全數外國人，雖然警告這個義大利軍長不要中了俾斯麥的詭計，佛羅稜薩卻無誤會；當預料從維也納來的抗議文書果然到手時，義大利決定同普魯斯聯盟。普魯斯軍一犯波希米亞（Bohemia）的時候，義大利軍就犯威尼斯（Venetia）。這是一張三個月的期票。俾斯麥是個日耳曼的君主黨，他現在借外國兵打日耳曼的哈布斯堡朝，卻毫不難爲情。

誰知到他的同盟預備簽字的時候，威廉不答應！俾斯麥得了神經衰弱病。羅翁寫道，「我們的朋友，他一連日夜的辛苦了好幾天，精力耗盡了，前天得了肚痛病。痛得很厲害，所以現在很不能提起精神，很易發怒，很受擾動，……我今天還是着急的，因爲我曉得國事到了危急關頭，這個時候他

「正要用全副心力，不要爲疾病所擾。」在這幾個星期內，他與羅翁都很鄭重的考慮眼前就要辭職。後來羅翁恢復了深信，勸他的朋友向前走。俾斯麥寫信給一個朋友說道：「你從你自己的閱歷曉得人生像什麼。你曉得人生所發生的事，人生的勞苦，無時候，無氣力……你不要亂想是灰心使我寫這樣的話。我相信應該打仗，卻不曉得是否我將眼見；但是我屢次覺得被精力消耗所打倒。」這個奮鬥家很少說這樣話的：哲學的，放棄，疲乏的。

當他的仇敵們結成一黨包圍他的時候，他的精神復振。現在大多數的保守黨都拋棄他的政策。他們的眼光見得攻打正統的哈布斯堡朝的君主，是不可能的。他們的眼光以爲十六年前抗拒刺多維次者現在反變作刺多維次第二。路易格爾拉克，有時是他的朋友有時是他的保護人，晚上坐在火爐邊吃疏打水，吸雪茄煙，拿上帝的譴責來恐嚇他。當格爾拉克在十字報攻打俾斯麥的政策時候，俾斯麥很生氣，說道：「我並不是個熱頭腦，急於拖累國家作戰的人。」俾斯麥對待這位老虔敬家，就是說這樣含怒的話：「關於這件事體我必要跟着我自己的方針走。我獨自一人與上帝相商，想出這許多事的，並未與我本黨的黨員們商量過。」他直率，臉無血色，發怒，沒得一句和氣。

話。」當格爾拉克說他盼望政治上的意見不合將不至於擾動交情，俾斯麥不響。他的不響就是不肯，從此以後俾斯麥再不同格爾拉克說話。

太子與太子的夫人同時動作。奧加斯大尤其出力；他們出全力反對打仗，這就是反對俾斯麥。有一個存友誼的公爵得着幾封奧國宰相的主張和平的信，送給君主看。最忠誠的臣下送許多信許多代表團與威廉：查理親王，森斐——比爾塞克（Seufft-Pilsach）布達士溫（Bodelschwingh）格爾拉克，全數的虔敬派。神聖聯盟，如同死鬼從墳墓跑出來一樣的，又出現啦。簡直是一陣的普通騷擾。當鬧得這樣厲害的時候，只有一個人還是安詳的。當俾斯麥吹戰哨的時候，毛奇宣言，奧大利兵力的報告是很張大其辭的。但是俾斯麥還是接連盡他的能力，引奧大利先出兵犯邊，他很曉得威廉是不肯先動手的，因為威廉怕老婆。據俾斯麥稱：「這時候奧古斯大的戰略，是有定的反對本國，當在波希米亞邊界上已經開戰時，在柏林還有許多極其可疑的交涉進行……是王后叫辦的。」

太子妃的舉動更不好。三月底她寫信到倫敦，對她的母親說道：「因為君主要佛里慈寫信給

你，那個惡人很生氣，這是一件要緊事，你該曉得的……他說這事使不得——這是干預他的計劃，是無謂的干預……總而言之，他很生氣，他現在盡他的能力阻止任何他種干預，我想你應該曉得這件事，所以我直接寫信給你，這樣辦法雖然很像陰謀（私通外國），我卻憎惡陰謀。」這不是陰謀這是謀反大逆；即使維多利亞公主（就是太子妃）還是一個英國女人，她應該從英國閣臣們的傳統學之，就曉得英國閣臣毋論什麼時候，都不許從外來的王公們干預他們的事。

俾斯麥擾動到如同發熱病一樣。有一個親眼看見的人說，當他吃飯的時候，有時兩手捧住他的頭，低聲說道：「我看我們都瘋了！」

日耳曼的王侯們將幹什麼？其他日耳曼族將跟着普魯斯走麼？現在他既有這樣好運氣的預告，他借助於最令人詫異的方法，以潛移輿論。他對日耳曼聯邦會提議，召集一個日耳曼代表會議，會員是直接普徧選舉選出來的！拉薩爾早已死了，他的幾個偉大觀念之一卻復活啦。俾斯麥當晚年時寫道：「因為時勢所逼，又要與多數外國奮鬥，若是必要用的話，我是絕不遲疑借助於革命方法的，我很願意利用普徧選舉權（這是自由最有力量的巧法），只要我以此而能恐嚇君主制的

外國，免得他們干預我們的國事——在這樣的生死存亡的奮鬥中，我們是急不暇擇，毋論什麼利器都可以用的。到了這個時候，惟一問題就是什麼將可以成功，什麼將能一定使其他諸國不來干預？』

十八年前，當議員的俾斯麥反對普徧選舉權，說道：『一磅人肉與人骨不能作權衡的標準！』芬克曾大聲回答道：『靈魂！』

俾斯麥現在出其不意的宣布日耳曼之戰。迴響是大笑！他四年以來以狄克提陀手段，違背憲法以治他自己的國，並無預算，——他膽敢讓步於國人以恥笑國人麼？況且這種讓步大概皆以為是發生於害怕的。設使當日太子所說的話公布出來，衆人必定歡迎的：『俾斯麥辦最神聖的事都是不虔敬的。一個好戰的宰相，不能解決日耳曼問題。』連太子都不曉得在一八六〇年就是這個人在他的巴登奏章裏，曾勸君主召集一個日耳曼議院！多費乞克（Treitschke）寫了幾句，半個日耳曼都喝采。他寫道：『並不是這樣，並不是如同用符咒請出來的鬼神，以對付一種緊急需要，其實是以在普魯斯的一種謹嚴遵守憲法的制度而籌備成熟的，因為這個理由，遂為普魯斯民族的堅

定意志所扶助，並爲日耳曼人民的歡樂允許所歡迎——全國人民所日久存養於心中的觀念，就是這樣走入實行政治的鬭場中……當全國冥想普魯斯的政策忽然反轉，全國驚駭到糊塗了！
日耳曼情操打倒理性！當日耳曼的理想家在那裏談論道德，說「不是這樣」的時候，俾斯麥壓住他的情操的不喜歡議院，只受理性指導。

但是這樣的輿情的消極，他聽了還不如維也納求和那樣可怖。在維也納也有忽然的改變，主張和平。提議兩國都罷兵。俾斯麥的身體受不住神經過勞，一聽了這種消息，真病了，只能與君主用函件往來。微克忒伊曼紐爾決定出兵，有拿破崙作後盾。奧大利出兵相應，不獨只調遣足以抵禦義大利兵力的軍隊，而且調動傾國之師，因爲她早已曉得有密約。俾斯麥一聽這個消息，病體好得很快，用手指着維也納的「騙子們。」君主在內閣會議取很強硬態度。再催逼他，他就會跳起來。

「請陛下相信我，嘗試潛移陛下或主戰或主和的決定，是與我的情操反對，而且與我的信仰相反的。我很滿意由上帝指導陛下爲祖國求幸福的熱心，我傾向於祈禱方面多，多過於條陳利弊。但是我不能遮掩我的深信我們現在若是主和，戰事的危險還是要發生的，也許發生於不過幾個

月之後，那時候的情形更爲不利……如臣這樣的人，在這十六年間曉得奧大利的政策曉得很親切，不能不疑維也納專以仇視普魯斯爲事，這是奧大利國政的最重要而且是惟一的動機。維也納的內閣一旦見得諸多環境更利於此時，這種動機就要活潑的施行。奧大利的第一次努力將要在義大利與法蘭西模範諸多環境，以使這許多環境更可以利用。

這一次又要聯合祈禱，上帝，宗教的信仰以激動君主。俾斯麥不說就罷了，要說是說個很透徹的。他對君主說從前阿里木次之事，他十六年前曾與一個人爭辯阿里木次之事，這個人今日是君主。老威廉想到會再打敗的，在那裏發抖。他寫道：「你可以告訴曼推斐爾說，倘若有一個普魯斯人現時在我的耳朵邊低聲說阿里木次。我將立刻退位！」

五月初間君主到底發動員令，意思卻並未說打仗。奧加斯大抗議，離開柏林。太子原是高級軍官，說這樣的兄弟相戰是不合理的，結果不會好的；會喪失西里西亞與來因河地。前王的王后原是巴威人，很發怒。有幾位老軍官從前預聞諸民族之戰的也反對這次打仗。現在俾斯麥與君主都同意主戰，都成了孤立啦。君主說道，「我曉得他們個個都反對我。無一個不反對我的！但是我自己拔

刀親領軍隊赴敵，我寧願戰死也不願見這次普魯斯讓步！」同時俾斯麥宣言道：「我曉得我爲人所憎惡，——好運是靠不住的，如同人們的見解一樣。我是拿我的頭來作孤注，那怕請我上殺頭臺我也要賭到底！普魯斯既不能，日耳曼亦不能，仍然同從前一樣；這兩國既不能不變，將來都要走跟長的路。除此之外無他路可走。」

是的，他是拿他的頭作孤注。有一個刺客等着他，只要這位被人所憎惡的宰相（他患病）再當衆露面時，就要動他的手。五月七日，俾斯麥病後第一次離家，見過君主之後，獨自一個在菩提樹下的中街走回去。他聽見身邊有兩三響槍聲，趕快掉過身子，看見一個少年又要放槍。俾斯麥跳過去，一手抓住這個刺客的右手腕，一手叉住他的喉嚨。但是這個刺客同他一樣的決絕，左手拿了右手的手槍，直放兩子。一子未打中，燒俾斯麥的褂子；那一子好像打中了。俾斯麥什麼力都用到，接連叉住刺客的喉嚨，等到有一個行路的人走過來，還有兩個兵幫忙，把刺客捉住了。俾斯麥雖然覺得有點痛，還能够好好的走，他很詫異，他就安行回家。佐罕那同幾個客人等他吃飯。

他進門的時候，無人注意他，他先走入書房，小心察看他的褂子，隨即寫了一封很短的信報告

君主。隨後纔同他的夫人在一起，吻她的額：「小寶貝，你不要害怕，有一個人開槍打我，我謝上帝的恩，我並不受傷。」吃飯時候他說這件故事，好像是出獵所遇着的偶然之事：「我原是個打獵老手，我對自己說道：『最後兩槍必定打中，我是個死人啦，』我卻能够還好好的走回家。回家之後我看過身上一徧。我的外衣，褂子，背心，內衣都有了洞，但是槍子在我的綢內衣外面溜過，未傷皮膚。我的一條肋骨有點痛，好像是槍子打的，但是不久就不痛啦。野獸的肋骨被槍子打，有時肋骨有凹凸力能够屈曲。後來我們能看見彈子所打的地方，因為擦去幾條毛。我猜我的肋骨也是這樣屈曲。也許那兩個槍子的力未曾盡量發展，因為槍口緊靠我的褂子。」

他告訴這件故事，如同科學家那麼鎮靜，並不解說給他們聽，他之所以救了他自己的性命由於他自己的堅定膽量，與他攻打刺客之法。只因他用他的天生氣力叉住刺客的喉嚨，纔能够保全了自己的性命，這個時候還能够很鎮靜的舉盃吃酒。不久君主來摟抱他的宰相。親王們表現不純的感情。有許多人聚在宅子前。俾斯麥走出露臺，他的夫人站在他身邊。在普魯斯的人以他最爲人所憎惡。向來未有過成羣的人對他喝采的。今日因爲一個民黨開槍打他，未打死他，民主黨的人們